

辛列平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汉奸

●辛列平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IAN ● HANJIAN ● HANJIAN ● HANJIAN ● H
IAN ● HANJIAN ● HANJIAN ● HANJIAN ● H
IAN ● HANJIAN ● HANJIAN ● HANJIAN ● H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汉奸
辛列平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镇江新光印刷厂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2 插页 368 千字

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8000 册

ISBN 7-5059-2213-0 定价:14.60 元

I·1584

第一章 仇恨的种子

守仁爹与吴增禄之间的冤仇是本故事发生时的前二十年结下的。那年守仁不满六岁，刚刚记事，尚未懂事；而守仁爹整日吃喝嫖赌，把祖上遗下的二百亩田产快要荡尽了。

守仁爹名唤吴福禄，跟吴增禄同宗同根，若往上推算，守仁爹的爷爷和吴增禄的爷爷是亲兄弟。民国八年，一个寒冷的秋夜，有人翻墙跳进吴增禄家的后宅院，猫腰溜到窗根底下，先听听屋内动静，随即舔破窗纸，拿一根细长的草棍儿捅进去，来回晃，窗纸轻微响，好似投上去一把细沙。

屋内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谁？”窗底的人捏着嗓子答：“是我，福禄……，门闩的可真紧。”

屋门悄没声地打开了，吴福禄闪身钻进屋，在漆黑中抱住开门的女人，又亲又摸。女人挣扎着推开他，小声说：“你这贼，胆子也忒大！黑更半夜的，吓死人了！”吴福禄搂紧对方的腰，凑在她耳旁说：“我又不是鬼，你怕甚么？”女人说：“你若是鬼倒好了，也省下我整天为咱俩的事提心吊胆！……你没被人看见吧？”吴福禄说：“摘野花掐根儿，只能偷着来。我要被人看见，还能算本事？”随后是一阵吃吃笑，猛地抱起女人朝里屋走，女人帮着撩开了布帘子。

屋内点着盏油灯，豆火苗儿，寂然不动。吴福禄抱着女人进来，气喘咻咻横放在炕沿上，顾不上说话，压住又亲嘴。女人的头来回转动，吃吃笑着说：“猫儿吃腥，急抓火燎，你快把我压死了。”吴福禄急迫地呼着粗气儿说：“心肝儿，你可让我

想死了！两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！”女人捏住他的手说：“看把你慌的，像是饿死鬼转世，也不怕窗外有人偷听！”用力推开他，坐起身，理了理散乱的云鬓，胸部微微起伏。

窗子被女人拿条褥单严严实实挡住，漏不出丝毫光线去。油灯拨亮，爆起一团小小的灯花，屋内的箱子柜子都擦得紫漆铮亮。炕上被褥摊开，散发出女人身上特有的气味。女人抿住嘴笑，拿眼瞟着吴福禄，慢慢脱掉斜襟袄。

抽足一袋烟功夫，炕上的呻吟喘息声停止了。吴福禄长长吁口气，头并头跟女人躺在一起，啧啧嘴说：“香香，这两日咋不照你的面？”香香撇着嘴说：“我背后总有双贼眼盯着，敢轻易出门？”吴福禄说：“你怕她个甚么？”香香说：“她为大，我做小，母老虎狠着哩！”吴福禄把两条细胳膊露出来，枕在头底下，干笑一声说：“话虽这么讲，可到底你比她鲜嫩，惹人疼哩。”香香推了吴福禄一把，嗔怒说：“看我割了你的舌头！”吴福禄说：“割了我的舌头，谁来陪你说说话。”香香笑骂：“死鬼！你浑身上下就多了一张嘴。”朝他身上拧一下。

吴福禄笑嘻嘻，并不恼。忽然一骨碌钻出被窝，趿着鞋下了地。香香问：“你要做甚？”没有回答，只听炕角下尿盆子沉重挪动一下，接着是一股水柱激响，吴福禄背朝香香，瘦嶙嶙的身子不停地打机灵。

香香说：“你深更半夜跳进这宅院里，就不怕被人拿住？”吴福禄吸溜着气儿，涎着脸皮说：“咱俩做这事也不是头一遭，我早已摸准了时辰，撞不见人。”香香叹口气，说：“我那男人快回来了……”吴福禄说：“他回来，咱就想法儿在村外会面。”香香忽然沉下脸，冷冷说：“花无百日香，月无百日圆。我看咱这露水夫妻就此断了吧！”吴福禄早已摸住了这女人的脾性，暗中窃笑，表面却装做诧异地说：“香香，你这话是甚么意思？”香

香说：“你我做下的事若叫人知道了，还有活？我看呀，我也该收起心，守一守妇道。”吴福禄嘿嘿一笑，说：“你要为我那本家兄弟守妇道？这太不值！他在外头嫖娼狎妓，贩卖烟土，甚事儿不干？倒把你冷落在一旁，只图自己在外头找女人寻快活！”香香赌气说：“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！”吴福禄搂紧女人，把脸凑上去说：“我哩。”香香说：“你也一样，是黄鼠狼变的。”吴福禄说：“你骂我，就是疼我！若不是你我私下里相好上，谁来暖你的炕？我心里见天只装着你。”

吴福禄一边说，一边顺手摸着女人光滑的肌肤，慢慢移向温暖圆润的腹部，伸向湿漉漉处。香香扭扭身子，转过来跟吴福禄脸儿对脸儿，扑眨着眼睛说：“福禄，你真心跟我好？”吴福禄眼珠一转，说：“这还有假？你我身挨身搂在一起，嘴咬嘴对着说悄悄话，总不会出口气儿就把哪个吹走！”香香说：“那好，我要你答应一件事。”吴福禄说：“甚么事？”香香说：“我让你带我远走高飞，离开这个地方！”吴福禄明知这事儿办不到，嘴上却一口应承：“行！香香，只要瞅准个机会，我就带你走的远远儿的，再不回这村里！”香香伸臂勾住吴福禄的脖子，笑着说：“我知道你哄我哩！你嘴里从来无一句真话。”吴福禄赌咒发誓说：“谁哄你，谁是驴日下的！让他生下个娃儿没腭眼！”顺势翻过身，又将女人压在身下。

屋里的灯吹熄了。黑暗中，土炕上的男女粘在一处，翻上翻下扭滚，弄出的响动好似老鼠在打架。鸡叫头遍时，屋内变得安静了。一条长枕头，两个人脑袋，夫妻似的挨在一块沉睡，鼾息声一粗一细。

凌晨时刻，弯月西沉，整个村子死寂沉沉。吴家宅院里，忽然亮起许多松明火把，人影晃动，杂沓的脚步声涌入后院。吴福禄从睡梦中惊醒，还没弄清发生了何事，屋门已被砸开，冲

进一伙人，拿着家什，举着火把，个个如凶神恶煞。

女人吓得缩成一团，用薄被裹住光身子，簌簌作抖，吴福禄一丝不挂地被人从女人脚底下拖出来，光脊梁上挨了一棍子，扑通一声栽到炕底，立刻杀猪般嚎叫起来，抱头蜷缩在地。

门边立着的人高举松明朝两旁闪了闪，有个人抬腿迈过门槛，满面怒气跨进来，手朝炕上一指，沉声喝道：“好一对狗男女，竟敢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！祖宗的脸面被你二人辱没了！”此人是吴增禄，吴福禄见此大惊。

吴福禄身子筛糠抖，狗爬到吴增禄脚下，磕头如捣蒜：“增禄哥，看在本家兄弟份上，你就饶了我吧！我跟香香日常无甚瓜葛，这只是头一次！……你抬抬贵手，饶我这一次吧！”

吴增禄也不答话，一脚蹬开吴福禄，示意两边的人：“把那贱人押到前院去，待我回头审问她！”转过身，指着吴福禄骂道：“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！扒食扒到我头上来了！……给我把这贼捆起来，送到祠堂去，别叫他脱身走了！通知各家各户主事之人，到祠堂家庙商议大事！”

香香头发散乱，赤脚裹条被子，让人拖走了。吴福禄光着身子，被五花大绑，做粽子捆成一堆。一根粗杠插进绳扣，两名庄稼汉子扛猪般抬起。吴福禄挣扎不得，扯开嗓子哭喊：“饶我这一次！下回再不敢了！好我那娘呀！”

“堂堂”的锣声在静夜中响起，打破黎明前的沉寂，惊醒了整个村子。夜空下笼聚着阴沉不祥的气氛。村里的狗吠叫的很凶。守仁娘听见动静，看到炕另一面空着，男人一夜未归，急忙披衣下地，隐隐预感到大祸临头了，心慌意乱朝门外走去……

吴家前院的一所空屋里，香香被推进来，立时瘫坐在地，面如死灰。一团衣裤随后抛进，打在她头上，她抱住这团衣服，嚤

嚅抽泣。这女人二十四五年纪，本是县城里的烟花女子，吴增禄因见她模样儿俊俏，人也显得老实，便领回村里，收做填房。没曾想，不到一年时间，就耐不住寂寞，被吴福禄勾搭上手。吴增禄怒不可遏，暂时还没过这厢来。香香独个儿待在空屋里听候发落，对自家不幸的身世自艾自叹，哭一回，痴痴地想一阵，又惊又怕，浑身不停地颤抖。

屋门一响，香香惊恐地抬起头。进来的人不是吴增禄，是他的大老婆李氏。这女人年过四十，麻杆细瘦，眼角的鱼尾纹跟脸上的斑点连在一起，颧骨很高，窄额头上连拔出三个火罐印子。一进门，李氏就叉腰骂道：“狐狸精，这下你可烧上天了！放着半个男人守不住，倒去勾引野汉子，把个好端端的宅子搅得鸡犬不宁，乱下马蜂窝了！你说你脸上臊也不臊？”

香香不敢说话，只是低下头哭。李氏平日里对她恨之入骨，这次逮住机会，走过去对她狠狠奚落，幸灾乐祸地发泄着女人之间的仇恨。“你哑了？聋了？咋不再跟我顶嘴，舌头叫野汉子咬掉了？腥臊味儿糊在你身上，比二八月的母狗都难闻。妖狐子，卖炕货，你从前接了多少嫖客还嫌受用不够，又做下这等丑事，千人骂，万人指断脊梁骨！

恶骂一通还嫌不解气，又揪扯开香香身上紧裹的被子，伸手朝她身上乱拧，专捡肉嫩的地方下手。香香疼得吱吱叫，尖声哭喊，乱逃乱躲，狠毒的妇人就追着拧她，嘴里不停地骂：“撕烂你！揪死你！我倒要看看你这肉坑有多软，能填进多少男人去！”

老妇人把小妇人折磨个够，闻听见老爷马上要来，这才慌慌张张走出去。临了儿又朝香香脸上抓一把，留下几道血印子。

吴增禄沉着脸踱进屋时，香香已经心慌手颤地穿好衣服，蜷缩在空屋角哭泣。乱发垂落，遮住半个脸面，身子底下又湿一

片。吴增禄示意人搬进一条长凳，两手扶膝坐在上面。香香被两个男人走过去架起，拖到吴增禄跟前。吴增禄死死地盯了地下的女人好半晌，才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：“说！贱人，你跟那畜牲来往过几次？”

香香羞于抬头，垂泪答道：“……只这一次，小女子再不敢了。”

吴增禄说：“你可知道家法的厉害？”香香颤抖一下，不敢作声。吴增禄冷笑一声，站起身，来回踱了两步，挫着牙根说：“那贼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半夜翻墙溜进这宅院里！你还当我是瞎子，聋子，随意被人给头上戴绿顶子哩。实则早已耳闻此事，趁夜赶回来捉拿奸情，没想到兔子自己钻进了网里！说，你前后跟他来往过几次？”

香香咬咬牙，回答仍是：“……只这一次。”

吴增禄大怒：“你个贱妇，嘴还敢硬。看来不用点法子，你是不肯招了！……把她的裤子给我扒下！”香香立刻被两个男人用力摁住手脚，脸冲地面，后背朝上，裤子被扒至大腿处，一弯肥腴白嫩的皮肉露出，耀得人头晕。

吴增禄亲自取过一根铁戒尺，恶狠狠瞪起眼睛，朝香香屁股上每抽一下，便问一句：“招不招？你招还是不招？”白生生的皮肉上，霎时凸起道道红棱，没抽几下就血肉模糊，不忍目睹。香香哭喊的上气不接下气，浑身汗淋湿透。捱不过皮肉之苦，如实招来：“……还有一次，在村外……村外野地里。”吴增禄又举起戒尺，紧紧逼问：“还有哪一次？”香香哽哽噎噎，含泪答曰：“在破砖窑内。”再问：“没在麦垛里干过？”答曰：“……有过一次。”再问：“还有哪里？”颤抖回答：“村头碾子底下。”一再逼问，一再招供，前后共有四五十次，仅在香香屋内就睡过十几回。

吴增禄怒气难平，甩掉戒尺，切齿大骂：“贱妇，你与那泼赖合起来朝我头上扣屎盆子，我岂能饶你二人！这戏刚刚开台，我要让你二人一直演到终了儿，给村里人开开眼！”说罢，吩咐人将香香看守住，憋着口恶气走出屋子。

回到正屋厅堂里，吴增禄挥挥手叫旁人退下，独自坐在太师椅上，心里盘算着如何处置这件事。李氏走进来，拉长脸孔坐在另一张太师椅上，也不敢擅自多问，侧目观察着吴增禄颜面的变化。

吴增禄问：“福禄还欠咱多少钱？”李氏答：“我让账房算了一下：他前后总共赊过六十块光洋，四斗麦子，连本带利打下来，合计四百一十二块大洋。”吴增禄自己又把这账估算一遍，发狠说：“这下就把他剩下的地全收罗了！”李氏提醒说：“他剩下的那些地都是薄地，不值几个钱，不如让他把老宅抵押上。”吴增禄点点头，说：“这厮太可恶！不动家法惩治不行！”李氏说：“还有那小蹄子，也不能轻饶！”

俩人正坐在厅堂说话，门外有人禀报：“老爷，外面有人求见。”问：“何人求见？”答曰：“福禄媳妇。”又问：“好来作甚？”答曰：“不知道。”吴增禄手朝外摆了摆，气冲冲说：“不见！让她走吧！”李氏在一旁插嘴说：“见她一见也无妨，又不是咱做下了亏心事，看她能说些甚么？”吴增禄想了想，说：“那好，就让她进来吧！”

守仁娘被人领着来到庭院中。跨进厅堂的门坎后，慌慌张张拽一下衣襟，两腿稍稍朝下打个弯儿，低垂下头说：“他二爷，二娘，我这里给你们请安了。”说毕，恭恭敬敬立在厅堂中间，神色惊恐不安。

吴增禄说：“福禄家的，你来有甚么事？”守仁娘嗫嚅说：“……我不知守仁爹他出了甚事儿，赶紧来打问一下。”吴增禄

鼻孔哼了一声，没有答话。李氏在一旁挖苦说：“福禄家的，这事儿还用问？苍蝇栽进屎盆子里，你男人在外行奸又被人拿住了，这也不是头一回！你知道奸妇是谁？就是福禄那本家小嫂嫂，守仁也该唤她二娘哩！”

守仁娘心慌意乱，呆呆立着不知说什么好。吴增禄清清嗓子，略带教训地说：“福禄不成器，在村里做个泼赖混混儿，把祖上几辈人的脸都丢尽了！你做为他内当家的，日常不予归劝，生生儿容他成为害群之马，也是不尽妇道。”守仁娘垂泪说：“……我哪里能管住他，动不动揪住头发就打上来。”李氏说：“你那男人，心大着哩，见了王母娘娘怕是也敢朝脸上亲两口！……哼，男人在外头见上个风骚妖精，就连死活也不顾了。”吴增禄说：“住嘴！你个妇道人家晓得甚么！”守仁娘怯怯说：“不知村里这回怎样处置他。”吴增禄咬咬牙，沉着脸说：“叔嫂通奸，乱了天伦。这回饶不过他！”守仁娘两腿一软跪下了，哭着哀求说：“他二爷，你行行好，这回无论如何饶他一命！守仁还小，我又身子单薄，他爹若有个三长两短，叫我们母子咋活呀！……他二爷，看在本家的情面上，你就饶他爹一回吧！”说着，趴在地上死命磕头。

吴增禄阴险一笑，摆摆手说：“起来！起来！你那头能有砖地硬？这事儿也不是我一人说了就算，得本族人商议决定！你先回去吧，我自会关照守仁他爹！”

言罢站起身来，袖子一甩，走进内室去更衣。

守仁娘从吴家宅院出来，失魂落魄朝家里走，两腿软的几乎迈不动步。她十九岁时被守仁爹娶过来，入了吴家的门，每日战战兢兢，替一个放荡男人守着家，生养孩子，从没过上一天舒心日子。现在，守仁爹又被人捉奸拿住，守仁娘心中空虚无着落，这个家显见得就要败落了……。片刻之后，吴增禄也

带着人出了院门，一脸不悦地朝吴家祠堂走去。院门口蹲着的一对石狮子冰凉无息，染着一层薄薄的霜气。

这时天色已经大亮。村街上的院门依依呀呀响，有些人家的屋顶上升起炊烟。村野地里，虚淡雾气渐渐散开，村庄的轮廓清晰活泛地显现出来。

祠堂门外挤着一堆人，大都是村里的年轻后生和半大孩子，一个个伸长脖子朝院里瞅，没有一个敢迈进青石阶上的高门槛。

吴福禄被粗绳捆在一棵老槐树下，身子仍然赤裸着，冻得缩头缩脑，遍体青紫，牙齿捉对儿磕碰。一块破布围在下身，算是为他遮羞。他的眼珠碌碌转动，看见堵住院门观望的人群腿缝里挤着一个黄弱极小的孩子，就扯开嗓子驴喊起来：“守仁，快去叫你娘来救我！……”立刻重重挨了一脚，遭到一旁的人喝斥：“混说！哪个女人敢入祠堂！你那媳妇能救得了你？”

守仁那时还擦不净拖出来的鼻涕，并不理会他爹被绑在树下喊叫些什么，只是痴呆呆望着院中的老槐，对那些形状古怪的枝桠留下从未有过的恐怖印象。吴增禄带着人进了院子，走到槐树底下，背起双手，稍稍歪着头打量吴福禄，一言不发。吴福禄双手被缚，无法动弹，仍然做出想要点头哈腰的样子，谄笑着说：“增禄哥，你就抬抬贵手，饶我一回吧！我不是人，一时糊涂做下这不检点事，真是对不住你。……你看，捆也捆了，我这半夜也冻个半死，悔恨不迭，你也该消消气儿，把我松开了。若不然，我这赤精条条让众人看着，也给咱本家露丑哩！”

吴增禄说：“给你松开？哪有这等轻巧事！你老实招来，跟那贱妇一共干过多少次？”吴福禄说：“只这一次。嘿嘿，增禄哥，你要不信，让雷立刻劈了我！”吴增禄说：“真是这一次？”吴福禄说：“谁哄你，谁是王八旦！”吴福禄说：“好，好，你嘴

硬，我不能不信你。”扭头吩咐左右：“给我着力打这贼！”

马上有人动了手，麻绳浸水，抽得吴福禄满身红龙。吴福禄哭爹喊娘，惨叫不止。两条恶汉轮番抽打了几十下，吴福禄身上已没有一处好皮肉，满满一盆清水，完全被麻绳上的血迹染红。吴福禄脑袋朝下一耷，昏死过去。一盆凉水泼上去，水珠顺着额前垂搭的头发朝下滴，吴福禄头微微一动，又悠回一口气儿。

吴增禄嘿嘿笑着，凑到跟前说：“咋样？福禄，你还要嘴硬？”吴福禄抬起头，破口大骂：“我操你娘！吴增禄你个狗东西，这是要对老子下毒手不成？你在外头寻花问柳就是正道儿，我在家里取个乐子，就违犯了天条？你打吧，吴增禄，你指使人把老子打死，我也咽不下这口冤气，变成鬼也要索你的魂儿！”吴增禄说：“好，好，你不但嘴硬，也要骨头硬。我倒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鞭子硬！……再给我朝死里打！”

淋湿的麻绳又举起来，老槐树下顿时血肉翻飞，惨呼声起。吴福禄脸歪眼肿，人也变成个血葫芦，仍然声嘶力竭叫骂不止：“我日你娘！我操你佬佬！吴增禄，只要我这口气还在，此仇就非报不可！我若是死了，还有我儿，定要跟你报此冤仇！”片刻功夫，吴福禄又昏死过去，道道血迹顺着泼在身上的水朝下淌，在树下流了一地。

这时，祠堂门外一阵骚动，拥挤的人群忽然让开一条道儿。守仁娘疯了似的跑来，又不敢进祠堂，扑通一声跪在高门槛外，也把守仁拉着跪在身边，嚎啕大哭：“他二爷，可怜可怜我们母子，饶他爹这一次吧！……天老爷！你睁睁眼，救救孩子他爹！好我那不争气的男人呀，你就不能安份点儿？”

吴增禄朝门口瞅一眼，生气地说：“这是甚么地方，能容得妇道人家撒泼放刁？去两个人，给我把福禄家的拖回家去！”守

仁娘被人从祠堂院门口拖走了，沙哑的嘶喊声越去越远。吴增禄瞥了树下的人一眼，再没有说什么，转身跨上石阶，朝祠堂正殿里走。

正殿的门紧闭着，里面聚着吴氏家族议事的人，足有二三十个。人头在昏暗光线中攒动，旱烟锅忽明忽灭，老迈的咳嗽声接连不断。大殿正中供奉的祖宗牌位结满蛛网，积落着厚厚的尘灰。

吴增禄推门进来，殿内登时鸦雀无声。原先坐着的人纷纷站起，对他打拱作揖，昏暗中只见白胡子四处翹动。按理说来，吴增禄四十五、六年纪，算不上年事高重者，由于他在村里势力最大，实际上早已成为家族的主事之人，没有谁敢违拗他的心愿，即便是同族中上了年纪的人也是如此。村里人心中都很清楚这一点。吴增禄本人更清楚这一点。他当仁不让地坐在给他留出的一个位置上，先朝各处拱拱手，装做痛心地说：“吴家族内出了此等逆子，实为宗族不幸，各位父老脸上无光。增禄无能，竟在后院貽养祸患，生出此等事端，自感羞愧，无颜面对先人……”

殿内一片附和声，交头接耳的谈论汇聚一起，震得屋宇嗡嗡作响。吴增禄等这嗡嗡声过去，开口说：“各位叔伯，增禄请大家来此，就是商议此事如何处置，不知各位有何见教。……四叔，你先说说看？”四叔摇摇花白的头颅，颤巍巍说：“此等奸夫淫妇，犯下乱伦之罪，十恶不赦！”吴增禄又说：“六爷，你的意思如何？”六爷使劲儿朝鞋底磕一磕铜烟锅，吹胡子瞪眼说：“驴日的东西，该杀！”吴增禄再问：“卯叔，你老对村里的事知古通今。你说说，叔嫂通奸，依家法该用哪条治罪？”

卯叔显见是读过诗书之人，慢慢捋着胡须，斯斯文文说：“现今虽说已是民国，满清皇帝早已逊位，这村里的祖训家规亦

不能改变丝毫，否则，人心淫乱，村舍不宁，方圆之内将无定规矣！依老朽之见，奸夫之下场，宗祠历来都循成列，自不必多说。至于淫妇嘛，一向是负石沉潭，与泥为伴，可现今村西洼地里水泽已干，蛇蛙同栖，这沉潭之事，如何定夺？”

这一问，众人都愣住了，大眼瞪小眼，不知如何作答。是呀，村西洼地里的水潭早已干枯，人怎能沉下去，祖上立下的法规怎能按例执行呢？吴增禄思谋片刻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村西已无水潭，咱不能想个相近的法子替代？”这一说，嗡嗡的议论声又走，干枯的脑袋凑成几堆，有的乱点头，有的乱摇头，各有各的说法……

太阳升起来，照得村子十分明耀。祠堂院内外的人都肃然静立，屏息敛气盯着正殿前那两扇高大的风门，提心吊胆地等着它打开。日头悬在正中，又稍稍偏斜了些，殿门依然紧闭，里面似乎空无一人，增添着更加神秘的色彩。人们耐心地等下去，无人说一句话。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拖延下去，每个人的心都在紧缩，日头也显得毒辣起来。吴福禄晒得头晕眼花，昏沉欲睡。他口干舌燥，唯一的念头是想喝口水，不过无人伺候他，也没有谁再注意他。在他眼前晃动着，是一张张黝黑的、模糊不清的脸孔，一个个紧张地注视着殿门，在日头底下晒着，专心致志地等着殿门打开……都是些庄稼人的沉默的面孔。

直到日头西斜，殿门才沉重打开。弯腰驼背或是拄着棍子的老人们陆续走出，一个个东倒西歪，站立不稳。吴增禄站在台阶上，示意将捆绑的人松开。吴福禄以为要放他了，居然忍住伤痛，双臂抱在胸前站立不倒，摆出一副无赖英雄的架势。卯叔戴上老花镜，跨下一级台阶，手中抖开一张白纸，咬文嚼字念着毛笔写在纸上的内容，摇头晃脑，字句分明，似在宣读圣旨，其大致内容如下：

“……自盘古开天，清浊两异，我吴氏之村乃立，村民世代安居，与万民同乐。兹有吴氏六十七代子孙吴之福禄，生性顽劣，恶习染身，不守父业，竭尽五毒之能事，久为村民所痛恨。今又犯奸作科，与本家兄嫂私通，搅乱纲常，罪不容赦！族规严明，祖宗之法恢无疏漏，经吴氏家族主事之人共同议定：将淫妇之田香香者背负重石，填入枯井，万劫不复；将吴氏逆乱福禄者，乱石断送，葬弃荒野，死后不得埋入祖坟！钦立此照，以示子孙后代铭记为戒！……民国八年九月初八宣读。”

吴福禄听到“乱石断送”几个字，顿时面色灰白，如泥瘫倒。祠堂门外的人呆立片刻，忽然哄地一声乱了套，你推我挤，四处散开，急急忙忙跑向各处传播消息，转眼之间一个也不剩……

香香关在空屋里，心神不宁，胡思乱想，不知自己将被如何处置。屁股打烂，挨碰不得，她咬牙把自家裹来的那条被子在地下摊开，趴伏于上，呻吟不止，泪湿发鬓。

李氏得到香香将被沉井的消息，命人做了一碗鸡蛋挂面，亲自端着送来，假惺惺说：“吃吧，妹子，补补身子。”香香盯着搁在脸前的碗，沉默不语。李氏说：“想开些吧。咱女人生来下贱，就是受男人糟践哩！无论有天大的事，总不能亏了自家的身子。……吃吧。”香香发怔，产不动那碗筷，李氏催促说：“你怎么不吃？是嫌这面不好，还是怕里面有毒？妹子，你放心，我是刀子嘴，豆腐心，有时骂你几句，可从来没想过要害你。快吃，别叫面凉了。”香香仍不动。李氏翻了脸，指着香香骂道：“好你个小贱妇，我亲自来还伺候不下！你当这是在给你做寿？这是让你填饱肚子，打发你上路哩！你不肯吃，就当个饿死鬼，回过头来别说我苛薄过你！”

香香听见此话，心里格登一声往下沉，侧过身子，惊惧问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李氏说：“我说甚么你没听见？这是给你端来的上路面，你还是欢欢喜喜吃了吧！”香香说：“上路？去哪里？”李氏说：“这路说远也远，说近也近。反正你这一去，就再也不用回来了。”香香打个寒噤，半跪起来，手捺住突突跳动的心口，睁大眼睛说：“你这话是甚意思？”李氏目光如锥，幸灾乐祸地说：“这村里历来的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女人犯下奸情，哪一个不背块碾盘沉到潭里去！哼哼，夜里脱个光身子图快活哩，白日里倒要把小命抵上，割豆腐掉下个肉价钱，连老本儿也赔上了！”

香香感到天旋地转，顿时倒地大哭。突然爬起身，发疯似的朝李氏扑过去，尖声喊叫：“老母狗！毒蝎子！我就是死也要拖个垫背的，连你一同带到阴曹地府去！”两个女人撕扯在一起，又抓又揪又咬。李氏的脸抓破了，头发被香香一缕一把揪下来，吓的屁滚尿流，倒在地上连喊“救命”。

屋门被蹬开，冲进几条大汉，扛着门板，手握粗绳，二话不说将香香拉开捺在门板上，连人带蒙住的被子结结实实缚个直挺。抬着出了院子，吆喝一声，四人扛上肩，刮风似的朝村外跑。

村东头有一眼井，因水源枯竭，久已不用。井边荒草凄凄，随风摆动。附近一道田坎上站满围观者，看见那门板被人扛着由村里急速而来，个个目光僵直，头朝一个方向移动。

门板在枯井边放下，绳索一道道松开。蒙在被子底下的女人蠕动挣扎着，刚一露出头，马上又被人摁住，换条绳索，双手反剪，将一块青石条左一道右一道斜捆在她背后。香香头发散乱，呼吸急促，被沉重的青石条压得跪到在地，恐怖地睁大眼睛瞅着黑咕隆咚的井口，涣散的视线中只有荒草来回摇动。